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第二十七

試館職策一道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試館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彊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浸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惠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



間恥言人通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寔  
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  
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其所當行之  
事悉著於篇以備採擇

對百王有可變之道而天下無不弊之法古今無一定之  
時而聖人有應變之術由道而言之堯舜相授一道也由  
事而言之夏之政忠其失也小人以鬼商之政質其失也  
小人以野周之政文其失也小人以僂聖人不恃其事之  
不能弊而必欲強天下之所厭而病人之所不能從所恃  
者吾善救之而已今夫水之為物也濕其勝則息火火之  
為物也燥其勝則息水二者其勢不相逮也有智者焉火

在上水在下鼎鬲在其間而五味以和此無他善調一故  
也為天下者能知其善調一之術時有損益而斟酌之至  
於無偏弊不舉之明則古今一理也萬世之道也又何窈  
窈然憂天下之不治哉秦人據崤函之險擁甲兵之富磨  
牙搥毒并吞六國及其弊也閭巷匹夫皆攘臂相與起而  
亡秦德不足故也周人為千八百之國分民割地使世為  
藩屏一之以禮樂法度時之以朝覲會同上下之勢如臂  
使指如手足之捍頭目及其弊也征伐號令不出於天子  
齊桓晉文挾尊周之名終無以興王室威不足故也要之  
德非亂天下之術威非亡國之具特用之有善與不善耳  
親親尊尊仁也仁之効緩而不切故周公期年報政而其



勢不能使人無怠惰寢微之憂舉賢尚功義也義之効太  
明而速故太公五月報政而其勢不能使人無怠迫必爭  
之禍故仁而不義則失之縱義而不仁則失之忍此齊魯  
親親尊尊舉賢上功與三代同而受患與聖人異無以救  
之故也 藝祖以武定天下太宗真宗以文致太平仁廟  
慈愛天下躬履純儉思與天下之民安寧涵養於仁壽之  
域政令簡易刑輕賦薄四海之未服赦而不誅大臣之有  
通貸而不治恩被四海澤及草木而匹夫無失職之怨常  
使舒遲樂易於法度之外而不相促迫百官有司不能得  
上之美意至於弊玩苟簡相與竊其溫厚長者之名而從  
容於自養之地此上非不勤篤而從事者已甚也神宗以

英睿之質奮乾剛之斷一新天下因循不改之弊理財治  
兵訓官造士賞功不疑罰罪無赦謹簿書督期會奉法之  
吏晝則計成夜則思過奔走竭蹶各盡其力而不敢告勞  
於上監司守令幸於見知訶及細微責任不量力以苛為  
明鏗薄之風靡靡馳競而終無以成忠厚之俗此上非不  
和易而行法者過也昔漢門以親死者以善毀爵為上卿  
其後黨人以毀死過半察其矜名趨利之弊則去本益遠  
矣夫明王操厲世磨鈍之具以作成天下之材與之同心  
均力興起萬事昭功業於後世其志之所向亦已勤矣奈  
何官人百吏不推明德意以應上之所期悻悻然幸於為  
己以敗上之貝度亦是有罪焉耳夫行百步不至則止行



五十步罪道而止卒至於箕踞偃卧而不進志怠故也一  
棋既勝而復棋者愈善卒至於智慮擔攘而後已其數迫  
故也隨者猶可以牽一臂而起之迫者斥於無事而已矣  
如此則小才淺智常汲汲於日月之不足聰明之士不敢  
削於繩墨之餘兩得之矣文帝之初天下既定出於兵革  
誅斂之用與民休戚感一婦人之仁去肉刑愛十家之產  
罷露臺此仁人也吳王不朝錫之几杖疑失之寬宣帝先  
法律而後詩書重賞罰而輕德教此霸道也蓋寬饒楊惲  
一有過失誅之無赦疑失之猛若夫馳射之上林欲親伐  
匈奴雖寬大長者而有不怒之威思與良二千石共理使  
民無嗟息雖綜核名寔而有不言之憂雖然道將行也非

人主所獨能為其臣亦有以與之也故賈誼太息流涕欲  
以法制詔諸侯明禮義齊風俗所以畧施其說黃霸行循  
良之政而人服愷悌此文宣之士所以不至於怠惰督察  
之過者公卿大夫相與明其美意而篤行之故也愚嘗觀  
天之道陽主仁陰主義仁善生養義善割制陽常主歲陰  
常主退處於無用之地觀人之道父主義母主慈義則敬  
而尊之慈則愛而親之由是推之治天下之道不幸過而  
失之猛寧失之寬故秦人之攻戰不足於周人之德澤齊  
人之強富不足於魯人之禮義漢宣之厲精不及於文景  
之恭儉蓋可恃者德本也可以久者厚道也楚人有疑獄三  
年不決問諸大夫半以為是半以為非或曰陶朱公布衣



而富必有奇智使人問焉朱公曰臣不治知獄家有二璧  
焉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其徑相若也澤相若也色相若  
也側而視之其倍二寸此所以為千金也主上仁孝母后  
慈愛內之公卿大夫外之守令監司寢陪克之風布寬大  
之澤百姓安生業四夷不內擾年穀順成財用不匱大數  
已得之矣然法之所未至者行之以仁祖之意則不刻意  
之所已降者約之以神考之法則不媮此三代救弊之道  
也其或天下之事與天下之政令出於議論之不同利害  
之不一其意猶未敢出法之外者假之可也子賤為單父  
宰請善書二人魯君與之至單父則使書子賤從旁而引  
其肘書醜則怒書好則復引之二人辭以告魯君魯君即

以單父付子賤而單父大治由此觀之法終不可以純任  
必有美意以作之又何拘焉若夫當行之道廟堂講之已  
熟姑發其大畧云



李敬字時人

別集卷之八

似李方奇所  
底簿物  
李方奇  
101

嘉業堂藏書

集部別集類

樂靜先生李公  
文集三十卷

宋李昭玘著

東武劉氏  
經書堂鈔本

六

冊

92

書屋校鈔書籍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之二十七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第二十八

墓誌六

銅野李昭  
字成季

王仲遠墓誌銘

榮起之墓誌銘

成州使君李公墓誌銘

蓬萊縣君趙氏墓誌銘

晁次膺墓誌銘

王仲遠墓誌銘

君諱彥博字仲遠濟州鉅野人曾祖鄰不仕祖志贈大理  
寺丞父丕官至大理寺丞妣周氏王姓之出蓋自周靈王  
太子晉歷戰國秦漢而下世有顯人君之先是居冀州之

東武劉氏味經



信都涉五季之亂自君之曾祖始遷於濟州之任城君之祖文遷鉅野家居力學以其業教授諸子皆以文行著名君之伯父與寺丞公相踵擢進士第鄉閭榮之士族之教子弟者必指王氏為表儀寺丞公年五十冢息未至與周夫人齋戒夜禱夢神告而生君焉君之生也俊惠奇警不與羣兒游戲嘗以書自隨日誦千言寺丞公弃養哀毀如成人公之執挽衣觸顙慟絕見者為之出涕始受學鄉先生喜為古文頷首搖筆凌厲槃礴頃刻即成初無刻畫齧錯之跡而多得其制作之意性樂易與人交以善相告露見城宇飲食衣服必與之同使人益親而不欲去士有類於貧乏不能縱心於學者傾所有資業之以成其志嘗誣

族人易產於他邑輒欺其價以偽券歸之亦不問或有告者君曰彼吾屬也不能逆知其所欲而使有是心吾之罪也初應詔以周夫喪人不選試有司其後復以疾不赴至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終於家享年二十一鄉人吊哭相屬一時名士竟作詩以寫其哀以謂靈苗不實龜毀玉破常出於人情所甚愛而理之不可尤者其詞為傷君才甚高嶢絕獨出老師宿學之所謂氣盛而志威滅沒千里後生輩不敢與之並馳方未冠時貴公望人不問年德樂從其遊許以公輔之器自君之卒更五十年遺文逸句落在人口稱道不已天其或者姑假之年涵潤長養日充其材用則行其所學不用則著書以見志其於天下後世宜如



何嗚呼娶孔氏有賢德宜其家生二男長曰龜齡明悟好古有先人之風度三預薦書未壯早卒次曰松齡志行特立以詞學登科今為滑州白馬縣丞二女長適衛州西安縣丞閻師但改適進士李臨孫男五人曰彬曰熙曰中曰聿曰串皆舉進士曾孫二人曰恕曰懋將以崇寧四年四月三日葬於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材之原松齡予友也狀君行寔求銘於予為之銘曰 物生有才是亦或使誰為不仁乃復戕毀謂有命也智無與爭雖死而壽又奚責生木折非腐水窮非塞扶踈滴洋惟後之日

榮起之墓誌銘

先生諱振字起之其先北平無終人遠祖九思仕唐為給

事中自高祖繼紹避亂因徙居徐州之彭城後為濟州任城令因家焉今為任城人國朝開寶初授博州聊城令卒贈梓作少監三子皆擢進士第長曰太素歷殿中侍御史贈諫議大夫先生之曾祖也太素生範用御史恩補太廟齋郎早卒範生翊李文定以外表親奏補議將作監主簿終宿州臨渙令先生臨渙令之次子也少剛潔自重不倚於物務學有本喜兩漢文章配作雕篆故於詞賦少工而品濳論辨皆遷固才也凡偕計五上試禮部不中以恩補大名府助教東書東歸閉閤里巷文史自娛雖老不廢晚苦風痺瘖不得語余嘗以公幹通任僕其起居久之杖而扶出以指啄膺欲大叫者數四竟不能吐一言涕淚俱下



余亦為之墮睫左右不忍頤反面引去未幾其子以訃聞予哭之慟嘆曰洙泗以西不復有此人矣考其諱日乃元科二年五月初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先生壯時從事科舉郡太守聞其有高行邀致學校表儀諸生間挾一書冊往來堂上望見儼薄後生輩不學子弟施施而來必面責之稍不領輒懷書以去不復與語屏居蔬食一錢一米不以取與人富人巨室來則拒之聞先生之名竟不得接其面目治已嚴正常若不可犯者小夫淺俗竊短以謂狷介不近人而先生固自若也同郡晁公堯民才高有盛名不妄取友從先生游館餼甚厚每為文章議論經其可否然後出於人經傳有疑決於其言而後定遇有須緩急厚薄

必得其意而後已至於紉澣衣褐調適飲食皆家人為之不倦也由是一鄉之人始知尊先生矣太守單父馬處厚嘗為治平御史以直諫聞士不敢輕進見先生曳裾長揖升堂就席對磊落公頗驚之異日召與論歷代治亂由秦漢而下孰得孰失猶數一二激忠疾邪感慨憤懣以不得生於其時為恨往往夜分乃罷公曰機辯明銳馬周之徒歟由是一鄉之士始知先生志大學博平日之自異未可量也後馬公被召為夏官貳卿晁公擢司金郎位浸顯可以推挽時也先生已殂矣天或假之食品六祿冠柱後惠文正色立朝糾正百官凜凜風動一日得行其志無憾也不幸窮老病廢卧破屋下舌梗氣塞奄奄以死嗚呼為



文高古有法度詩句清遠得意皆前人不到處有集十卷  
藏於家娶白氏子男一人曰竄孝愿可立克奉緒業里人  
樂稱之孫二人長曰大同次曰大順習貢舉將以政和三  
年八月二十五日葬先生於任鄉北賈村之原從龜告也  
竄來乞銘義不得辭為之銘曰 直木可支精金可割竟  
不得施腐爛摧折天既諉之乃復阨之人寔知之莫或挽  
之大鈞茫茫孰與信疑百世不沒有此銘詩

李奉議墓誌銘

公諱衆字仲師李姓所出見四方尤多公之族自五代為  
鉅野著姓後別葬金鄉今為金鄉人曾祖紹隱德不仕祖  
義贈尚書度支郎中考定以儒學起家真宗廟屢上所為

上所為文章眷獎甚渥將使數路以風績聞終尚書工部  
郎中直史館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永嘉郡太夫人馬氏所  
生仁壽縣太君呂氏金紫弃養公方數歲哀毀如成人用  
遺表恩補太廟齋郎既長力學喜慕名節不苟去就初調  
大名府朝城縣尉年尚少人多易之會夜有獄變劫吏卒  
將遁喧聞於外公徒步徑往叱之皆辟易就縛再調恩州  
司理叅軍守武人以氣壓其僚遇事強復人莫敢爭獄有  
重繫辭說亟輒語公易其情公持不可守色厲徐公曰吏  
有法守安敢以私意輕重不然當自 何必付吏幸得罪  
去無愠知其不能奪竟從之移汝州魯山縣令境土多榛  
萊民力不足時河朔荐饑詔許流民占墾公誘掖安集至



如者歸未數月年穀大登百室熙飽公上之輸數倍他邑  
轉大理寺丞差知棣州商河縣求便親改單州魚臺推行  
力田事詳而不擾河法提舉常平司薦公鎮寧軍節度判  
官管勾常平事遷太子中舍緋魚官制行改通直郎河決  
小誤坐免繼丁仁壽君憂服除簽書武寧判官事遷奉議  
郎元祐初秋大雨汴泗暴溢下阨二砭水回淤不得去薄  
府東門自城竇中入沸出平地視庫府尤殆守者倉卒無  
策公為發寶豐監廢鉄錢塞之勢遂息居人避患走丘陵  
不得下三日無食具糧糗舟楫俾載而歸人賴以免官滿  
通判潞州潞大府守臣多通貴不親吏事弊滋久苗莊敏  
公以疾解殿帥賜保康軍節領州事至則閤卧自養吏敢

慢文移閱月不省動盈几格屬在告公攝事一切懲責不  
旬日稱治部使者過謂公曰比文報甚速非昔日潞州也  
倚公良多交章薦其才未幾經略司檄公按沿邊城寨奔  
走觸然道得疾歸遂不起元祐五年十二月八日卒於官  
舍享年五十四娶比部員外郎晁仲淵之女封壽安縣君  
男公裕公佐公祐公濟公遠公敏公裕累試禮部早卒公  
祐公濟擢進士第公祐萊州萊陽縣主簿卒於官公濟奉  
議郎通判濱州餘皆舉進士女適登仕郎晁損之進士卞  
願奉議郎崔翰皆卒次適奉議郎魯獲進千之孫十七人  
以元符二年五月庚申葬於金鄉縣金山里左羊之原從  
先兆也公魁偉有儀度語氣簡重與人交洞見城宇久之



益驩事親篤孝與仲兄成州相愛老而不衰怡怡如也居  
官求稱職不敢虛譽事至敢決不以利害自謀治獄明怒  
理可疑必爭辨雪得活者十數人屬吏有過名與款語使  
知悔終保任不疑其所存亦遠矣而位卑勢迫不足以行  
其志中道而殞士論惜之予嘗與公同僚所知為多公濟  
來乞銘輒序其實為之銘曰 嗚呼李公有勇有謀不與  
物流愛人而周我實自求而命不優俾世益脩社祿是哀  
乃天爾酬弗庸何尤作銘藏幽以永公休

成州使君李公墓誌銘

士以才自任喜取功名智力俱困而終於蹈患者固常有  
之若夫強以濟事約以行已始卒一致而安於無悔者吾

於李公見之矣公諱號字世京濟州金鄉人曾祖紹隱德  
不仕祖義贈尚書度支郎中父定工部郎中直史館贈金  
紫光祿大夫妣永嘉郡君馬氏所生仁壽縣太君呂氏公  
金紫恩補太廟室長授大名府元城主簿屬大河決調役  
夫萬人期會甚急令憚其行公請自効初至人以貴家子  
易之約束既行無敢犯人倍其力第勞為諸邑最留守良  
僖李公薦其才可試官滿調秦州司法叅軍發運使以上  
供綱委公督遣朝廷出專使且至適歲大饑民艱食法當  
賑濟官吏束手憂窘公語使者曰民命寄朝夕國計旬月  
可緩也願先出穀以活窮民以其餘歸太倉未晚既而按  
籍檢括猶僅可支使者服其敏決遷開封府中牟縣尉嘗



躬獲強寇或者告以用勞改官公曰幸逃責爾竟不言者  
上用薦格改大理寺丞南京留守傳求辭公府司錄參軍  
鄉民謝德誠記浮屠法謂能禍福人間者甚恐祈謁擁門  
守以為奴且生變捕繫幾百人公白守曰無知之民無大  
蠹害特罔眾取財爾即日杖遣之禁卒祖立以逃被捕市  
人王郝毆妻至死當論如法疑未決公覆訊乃得之立曰  
初念母以逃願母無恙將復歸道遇邏卒曰我寔逃幸執  
以聞郝曰母訴婦之反之我不勝忿毆無幾偶以傷死公  
曰以情自歸何有捕也毆不孝婦非毆妻也皆不當死乃  
以疑上讞止坐配法鄆州置都作院事始湏得人辟公充  
監官工技精密諸郡遂以其式行太子中舍賜緋魚官制

行政通直郎轉奉議郎通判徐州彭城自子自稱神降其  
家憑附語言里巷訛訛相告幾不定居公密捕其首痛懲  
之斥境外騰口遂息轉運使今武康節度吳公聞之將置  
獄方乘驛至而事已平矣頃城令受賕枉法監司檄公按  
劾其罪不可數舉抵調不承公曰為吏至此尚可免也掇  
其一二甚明者鞠之丁仁壽如憂奏上猶竄嶺表將行以  
餘俸資之丁仁壽君憂服除改承議郎通判兗州奉符有  
大商死逆旅資萬緡奴輩眩筐已亡其半公追治究詰盡  
籍於官移其家給之菜蕪富人以獄繫訟校吏給作令語  
受富人金事發誣令教我令么性不能自解公潛遣人索  
金於吏家果得之遂正其罪是歲秋不登羣盜薄境聚落



一空道無行迹提刑司聞於朝責公誅翦選驍卒百人先  
扼其走繼焚蕩巢穴禁食飲往來不旬日斬馘殆盡青州  
有滯訟情屢變踰年不能決部使者語公曰暫屈此行不  
能無冤人公至盡去繹具蕩沐食物親勞之曰父母妻息  
孰為收恤資業孰為料理狂狴與廬舍孰樂皆泣然泣下  
曰今日當吐肺腸墮地敢復回隱不加一筭盡服其辜會  
濟南守罷公承乏攝事是時右丞徐公翰林強公方為屬  
僚相好甚款公嘗語人曰精金美玉皆廊廟材也後果貴  
達論者服其知人遷朝散郎知成州所治偏遠吏無法守  
屢勤廉使轉運判官游師雄曰同谷得疾元祐八年正月  
二十一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八娶大中大夫趙恭和之

女封蓬萊縣君男五人公享公廉公忠公才公輅公享儒  
林郎冀州司工曹事公才將仕郎京兆府櫟陽縣尉公廉  
早卒公忠公輅未仕女三人長適從事郎杭州司理叅軍  
間上珪次適承務郎監滋州昭德鎮張毅次適通直郎穎  
昌府司錄事劉師文孫男九人尚幼以政和四年六月二  
十七日葬於金鄉縣左羊里之原從先兆也公少喜讀書  
務曉大意性沉毅渾厚若不可犯與人交樂易無間久之  
益驩議論從容中理未嘗飾虛文作奇中以求人知而人  
寔知之事至恥循默出眾敢前事已則逡巡委迤不自言  
功而無所媚忌故能蹈利害涉險阻常裕如也嗚呼年未  
及中壽而所試者纔及一州此不可知者余亦莫能言也



因叙其事又為之銘以自信其可言者銘曰 見可則為  
當適而止不徼福故寡福不近譽故無毀傳曰樂循理謂  
之君子尚爾後人服此餘祉

蓬萊縣君趙氏墓誌銘

夫人姓趙氏其先西洛人殿中侍御史亨之曾孫御史中  
丞尚書右丞追封魏國公謚文定公安仁之孫大中大夫  
恭和之女母崇德縣太君孫氏早卒繼母榮德縣太君閻  
氏夫人生七歲聰明穎悟過人言語應對了了可喜既長  
動容中禮不妄笑語擇良士歸之而得工部郎中直史館  
李公之子旣適焉李氏諸馬皆年倍而視夫人如女子時  
不以娣姒蓋之夫人執禮無懈凡門內之事祭祀賓客飲

食衣服必身先焉事其姑仁壽君尤恪問省不易其時調  
芼紉澣不更其手不以進諸婦相語曰我輩弗如也以夫  
陞朝封蓬萊縣君仁壽年益高寢疾滋久奉湯劑候起居  
未間潛飲泣不食仁壽曰吾九十人矣瞑目何憾念無以  
報吾婦亦無如之何惟善助吾兒教子孫強立猶有望也  
後李公以朝散郎知成州卒於官夫人護其喪以歸孀居  
二十年嚴正有法度誦佛書精進不倦既得疾告諸婦曰  
火風將息吾何以逃汝舅仕州縣凡七遷奉法行已吾所  
贊多矣吾奩篋中物皆嫁時資未嘗更置一物以自奉吾  
此意亦欲遺諸子孫汝等誌之翌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  
六大觀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也男五人公享公廉公忠公



才公輅公享儒林郎冀州司工曹事公才將仕郎京兆府  
櫟陽縣尉公庶早卒公忠公輅未仕女三人長適從事郎  
杭州司理叅軍閻丘珪次適承務郎監磁州昭德鎮張敦  
次適通直郎穎昌府司錄事劉師文孫男九人尚幼以政  
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將葬朝散公而舉夫人祔焉銘曰  
順以事上無敢弗違正以率下不以笑嘻于鄉于家寡婦  
之師善善不匱尚克有貽

夷

晁次膺墓誌銘

政和癸巳大晟樂既成八音克諧人神以和嘉瑞繼至宜  
得能文之士作為詞章歌咏盛德鋪張宏休以傳無窮士  
於此時秉筆待命願脩撰述以幸附託亦有日矣公相太

師蔡魯公知公之才以姓名聞上詔乘驛赴闕公久廢不  
試亦真自見於時鄉人好公者喜公復起相與贊其行去  
朝天門十里置酒為餞曰異日富貴還故鄉望車馬此道  
上惟厚自持入都門士大夫聞公來者相告曰晁次膺自  
此升矣翌日太師召公語曰高卧三十年復何所得公曰  
未嘗不欲仕也特以罪負斥伏若將終身不意倒衣掃門  
乃在今日會禁中嘉蓮生分苞合蒂夏出天造人意有不  
能形容者公效樂府體屬詞以進上覽之稱善未幾中喝  
感疾更十數醫不得愈命下除大晟府按協聲律奄奄不  
克受賀者及門聞哭聲入弔而去八月載其喪歸前日為  
錢者出迎河上顧一舟夷猶而下揭絳帛大書乃銘旌也



讀之流涕計去時纔五十日未食太倉粟已為歸人念之尤傷以其年九月十九日葬於任城之魚山從先兆也公諱端禮字次膺世為澶之清豐人後金紫葬濟之任城今為任城人姓名出西王子朝系屬漢御史大夫錯祥符中文元公以儒學入翰林為文章宗工文莊公有經濟大志叅真宗政事時稱名臣晁氏之族始大著公之曾祖廸贈尚書工部侍郎生宗簡贈特進吏部尚書特進生仲參贈金紫光祿大夫公金紫之第三子也母公孫氏贈永嘉郡太夫人以熙寧六年擢進士第授單州城武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洺州平恩縣官滿授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以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卒於東都昭德坊

之外第享年六十八娶梁氏湖州德清令訪之女男益之觀之州學貢士同之長卒女長適秦州海陵縣丞滕伯奇次適貢士翟光弼次適河南府司工曹事馬承休孫男四人公榮公采餘幼女二人在室平恩並大河歲虞決溢公始至諭民具蓄石謹防塌增培卑薄疑若無事而擾者元豐果決小吳浸數州獨平恩百里耕稼自給民至今思之在華縣時嘗董役河上告戒明一會頓舍不便號丁夫夜徙部數十人各以隊行無敢譁聞旁縣不知也朝廷行保伍法以萬軍政督閱武人急上功約束苛冗訖訖謀變語聞於外公方視邑事馳馬入行間揮軍大呼曰離立者當斬古者教民戰使守望相助以保其家今小不忍先自



弃首領如父母妻子何忍感泣悔罪部使者疑公掠功邀福招以他事坐預支公錢從私貸法奪官罷去流寓淮上泊僧舍中箔門風雨藜藿不屬抵掌談笑豪氣故在後數歲西還稍經理生事寢饒於財分窮赴急惟恐不及客至飲酒賦詩放浪終日平居杜門避聲跡常困畏不若人方歲大飢弃小弱道上遣人購斂飲食薪絮澣沐負抱一如家兒寢長物色所生歸之先特進塋開封府河漲侵噓幾壞阡隴金紫公嘗語諸族改卜未暇公誌其言一日告於廟禱以先志神寔許之自鉅野徒行四百里奉其匱以歸寔於金紫之東魯太夫人從焉或曰古不修墓今遷之何也公曰孝子之葬其親不忍土侵膚不幸棺槨腐敗委諸

水中亦何心哉使聖人復生必從吾請矣去下濕宅高原子孫纍纍相依歲時洒掃合食正吾祖之志也又何罪議者然之族弟以醉毆人傷後以疾死傷家挾仇訟寔鬪殺持甚急公名其兄諭以引醫為對遂從流議平生嗜佛書一意歸宿口誦手錄皆要妙語夜卧目有圓光家人驚之公曰先文元公修清淨惠得無碍觀每有此相今不知何祥也或出於情想爾公為人博學強記氣韻爽拔為文清麗雅自負不以勝人喜道人喜如味膾炙與人交開露城宇窺其中不見藩鍵遇事見理明速必而後發論人材取大致可法不及所短有文集十卷藏於家嗚呼斯人已往矣不可作也予既以詞哀之今又銘其墓云銘曰天



之生材有命在人卒睽合逢孰職其均我之將行或授之手我行遠顛孰排於後枯楊不春稍復芽孽雷風呼噓幹拔何日太阿久幽蒙面塵穢既發其光一折不試滔滔大川有鯨有舟獨不能濟卒非人謀力善自我如表斯植影寔隨之何有迷滅一氣回薄不虧不成既往不待後者其迎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第二十九

墓誌神道碑銘六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吳彥律墓誌銘

傅主簿墓誌銘

呂正臣墓誌銘

益州諸軍州水陸計度轉運使直史館李公神道碑

張純臣墓誌銘

仁壽縣君蘭氏墓誌銘

吳彥律墓誌銘

公諱瑄字彥律累贈太師中書令諱文祐之曾孫將作監致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諱懷德之孫資政殿大學士



士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肅諱奎之子女趙氏追贈冀州太夫人繼母張氏累封郟州太夫人亡家北海自文肅葬沒後為汝人以文肅遺表恩補將仕郎祕書崔正既字冠調監徐州酒稅元豐官制行改承務郎監鄒鎮有巨盜過境上聞公仁而愛人相戒不可犯束手以去就遷承事郎哲宗登極遷承事郎權齊州長清縣地大事叢素難治吏以公貴人子頗易之公漫不省前此囚繫累月不決一日躬自引訊量罪傳法隨決遣之牢戶一空旦視事訟者喧嗇塞堂下涉筆批解人得其情叫拊出縣門去吏惴惴負壁立無敢旁睨舊令玩弛積弊頽委具條目戒告凡警偷束姦直寃卹隱先後張下人畏之如神號曰日新父老

至今思之丁母夫人憂免喪遷宣義郎簽書護國軍節度判官公事張太寧提點陝西刑獄人憚其嚴州望風求免既至檢法官通判河東令皆以病告公獨舉一府事比次酬對各有條理太寧嘗駁郎中具獄委公審閱公曰以公命迎上官指顧如幽責何力分明之張始大悟即日表薦於朝資政蒲公宗孟知府事以前執政自重操下甚急凡參佐治事須晨入暮歸公曰吏奉公無曠不得恤其私情未安也欲移病去使者重其節使按事他郡蒲去乃還終不為屈檢法官倚文生事侵詆府屬嘗語人曰萬一案牘出入不當法意必摘聞上公寄聲謝之曰律令餘事爾輕重自有理何至失入如以出得譴無悔也府有疑獄公出



力平反人謂不寬亦不自為功資政范公百祿繼至每付以網紀公才高尤務大體嘗請於范曰府所以督縣也令偷脫避事屢求決於府府為追呼以擾鄉部是守常代令治也當戒諸邑各事其事毋故不警以自幸更有罪移令痛懲之范行其言境內大治以通直郎通判保德軍 皇帝即位以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遷承議郎通判永寧軍民有訟財者躁狠失詞當置於法公命易牒責其償以出是時河北方更制樓櫓公獨請樞府願少緩期責庶益堅久遷朝奉郎大觀元年年五十四上書請老乃以本官致仕公少有大志剛梗喜有為欲卓卓自見於世嘗上書論河東轉輸便糴利害皆天下大計於書無所不讀論歷代

治亂纏纏不倦至古人氣節不撓處輒抵掌歎激為文渾厚敏洽雅自好亦不苟作撰南郊大禮賦典麗雄富人皆稱之嘗有郡太守喜文士登樓燕集曰快哉此風屬公聯賦詞氣警拔一坐盡傾終身不求人知以義自信雖聲斷不令裕如也所以遊皆一時名卿交口稱薦宜脩獻納退處閭巷不登公門不道官府事客至酌酒賦詩隨意取適悠然終日退而窺其私則蔬食不充不以為病王氏寡姊寢疾累年以亡奉養送終無一不具又買田以活其孤中外有不能自存者多賴公以濟八寶章恩遷朝散郎又詔許致仕官得再任公諾欲強起公稍治資產以託身後公曰吳氏世清約自文肅公貴未嘗買屋以居獨有故書在



乃亡業田也食於斯足矣不然徒為人書券耳性至孝自奉甚薄祭祀之具尤務豐潔晚年不堪事必扶力薦酌率子弟執禮唯謹同時僚友多在高位未嘗叙契濶有就見者送迎如平日或謂其太簡公曰彼以知我故來今吾亦故吾也復何貶焉忽夢文肅公告之曰汝眉目踈秀陰德在人己而得疾即以後事飭諸子且曰先公有大功於王家不幸年不得下壽小子庸弱不能昭發緒餘苟免罪戾而過先公之年瞑目奚憾疾再閱月起居如平生至斂手足不亂以政和四年十一月戊寅終於正寢享年六十五年正月丁酉葬於東阿縣魚山鄉孟柵村文肅公之兆次公有文集二十卷室人呂氏先公五年卒賢而有禮法

公所恃以為助者多矣公八子男紹京兆府法曹參軍早卒結將仕郎繕文林郎給通仕郎綢繡綜續一女適射洪令張子定孫男女十有八人善教子簡嚴有法度結給繼以經術擢第繕網綜貢辟雍其餘子與孫皆幼有立余嘗聞自昔有陰德者必得其報至高其門以待信不虛矣公之餘澤固未艾也將葬結以狀求銘為之銘曰士以學行志則愛日不謀其身維以始卒我車既堅服馬云邁中道而休亦保我載有德在人而命不厚惟德不亡乃自為壽譬彼嘉穀既種其實生之又生百世之食有蕃子孫克配其澤山回水長於此歸魄

傳主簿墓誌銘



君諱思齊字至之遠祖良弼仕唐歷沂州刺史其先清河人皇朝初遷徐州豐縣又遷單州魚臺令為魚臺人曾祖贍教授鄉里祖圖隱居喜浮屠學父永錫以治產起家三世皆不仕君永錫之次子也樂易有常行好義甚篤與人久而益親人以善事歸之會河決澶淵經費未給君曰畎畝不忘君卜式獨何人哉因輦薪芻千萬願濟其役朝廷嘉之授太廟齋郎調劍州梓潼縣主簿以母老無壯子弟就養不赴未幾母卒號毀屢絕幾不終喪服既除或勸從仕君曰家世仕族不幸緒業中墮轉而為民吾志學無所成且復孱弱無力起門戶歲時徭賦吏作威特檄詬呼當閑不置切恥之今日舉手板長揖縣令史過庭下無或睥

睨子弟去丁籍免給事公上自幸多矣不願仕也家居無人奔走自効猶能坐里門勸人為善裨風教萬一無苟也元豐間大河復溢橫流入東部邑有防連絡數十里吏玩不治堦缺非一水將至居人大恐編木浮甕逃死甚急君部家僮數十人荷畚鍤號之而趨從者如雲面水衝立舉杖指呼人百其力不數時完塞隱然無虞脫良田數千頃老幼遮君拜道上曰微君之賜廬舍家墓盡為江湖吾將鼓鬣而游矣願以功聞上君曰守望相助不敢不勉今日之幸天也吾何預紹聖間將舉大 襄事考卜既宜而地並山行徑窘澁方秋成不敢輜民田出入父老知之遽詣君曰同社小人飲君之惠為久今遠日將至不能委拱把



粟為挽嬰除道是無義也唯便宜自擇復戒僮奴曰異日無得縱風馬牛踐塋域百步無得輒入中林彈射至今松檟修欝通者曰此必傅氏阡也合大門百口資產稍止不以養養敗子孫即所居闢十數楹左右園史命布席危坐執經誦習以厚隨計上玷奏籍一名歸通閭巷吾當以一尺之面見鄉人此其志也邑人不甚喜儒患無以倡之距居數里有馬先生祠之人莫知其為東漢融也君齊潔汎埽具樽俎躬薦獻羅紈拜庭下觀者如堵退而嘆曰先生以高才博洽為世儒宗今湫里獨無其人患不為爾後生聞之競警激日奮事業蘄然自見者多矣奉職和育大理少卿王振姑之子也幼孤母老窮不能活振移書託君君

為治居室料理生事衣食以給育既長以女孫妻之賓州從事王汝輔弟之夫冒瘴死旅殯道旁久不歸骨厚資造其子行萬里扶柩以還四方遊士聞義而至者授館籩如在公府舉已箸堂上如集鳧雁有所假求不以厚薄無倦窮冬大寒羸老行乞顛踣衢路為屋收之薪火裒絮糜糗飲藥人與之足歲得活者幾百人晚益喜聚書好賓客飾庭榭茂林修竹日涉成趣酌酒笑語無虛日天章閣待制李公師中自汝往來屢從宴飲嘗有詩曰門無俗客盡清陰家有藏書抵萬金益稱其雅尚戶部侍郎馬公點與君同郡平昔甚歡既貴君不為俯仰相遇如布衣時後其子以計聞馬公歎曰自爾輕施重義樂於為善與人無間不



易得如此人矣治門內謹約束無寸紙一詞干縣令與人  
情義明白人亦不忍欺鄉鄰有鬪訟先質於君判可否為  
解譬以理往往毀牒而去嗚呼信可謂一鄉之善士矣元  
符三年九月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七娶宋氏先君  
十三年卒男六人偕舉進士攸將仕郎德州司理叅軍仲  
鄉貢新科明法价左侍禁備勅賜青州助教佐鄉貢進士  
女六人長適宣德郎吳彥次適鄉貢學究閻友直次適進  
士李袞次適進士李郟次適通仕郎陳壬次適登仕郎向  
沅孫男十人激洵涇洙深漸洄沂濤洞皆舉進士孫女十  
人皆歸士族曾孫十三人尚幼德善之報方委迤衍緒未  
易量也將以政和四年七月十二日葬於魚臺縣高平鄉

東單村之原佺以狀來乞銘於予為銘曰 士不苟作或  
以見已所願既薄求可而止善善及人何必曰仕身則不  
酬惟後人之社

呂正臣墓誌銘

君諱規字正臣世為兗州萊蕪人曾祖日新故任駕部員  
外郎祖旬教授鄉里故不仕父孜故任淄州司法叅軍妣  
楊氏君性嚴重簡默若不可親者人樂與之交事父母盡  
愛以順得其兄內外無間言博學士約文專記誦務曉大  
意此所聞大槩嘗為人稱重者竊考其狀叅以本末信乎  
一鄉之善士也司法君弃養門內幾百口飲食被服滋寔  
一日兄弟合食堂上議所以託君獨進曰斯事不敢以貽



兄憂請任其責稍經理生事異日餬口四方弃廬舍去墳墓妻子流散復何面目魯望東門乎乃募工徒斬木鼓鉄制器利用視他工尤精密人入予一已獨予三人出取三我獨取一凡東州之人一農一工家爨戶禦其器皆呂氏作也會官議收權盡君其齊量作程利害贏約一切并歸之語其族曰吾家世儒學非殖貨者方福至艱急日計不支倒行逆施何暇擇去就昔一䟽食今兼肉矣昔歲無禍今重裘矣祭祀以時嫁娶如禮眉至有館有餼可以言義時也不爾使後生輩貪得爭利挾氣犯法前日之積正為獄吏資爾因士闢館舍要致一時名士與羣從游以經術講習稍預鄉舉鄉人貧病不能出門戶婚葬失其時四方

游士顛頓道路不得歸力振翼之一日忽得疾子弟左右侍告曰汝知所學又知所以為善矣善名高爵行可自致吾少也困賤事為力不暇比幸棲遲田里庶幾見汝輩冠蓋入吾門時有顯者來死布衣無憾嗚呼歲不我與吾今往矣東臯有黍亦既播之汝食汝收惟力無惰元符三年五月十八日終於正寢享年四十八君先娶王氏兗州朝散郎天錫之女先君十一年卒繼室閻氏濟州承議郎仲約之女男三人長曰黃中東義郎前淄州長山高苑兩巡檢次早卒次師中縣學生女二人長適郡貢武士孔盤次適鄉貢進士梁元忠孫男二人曰澄曰淳孫女三人在室政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葬於萊蕪縣朱郭村孝婦原中



來乞銘其墓為之銘曰 士不世官或窘家食養祭不供  
惟子之責厥初艱憂承父之盡我幹我謀乃復用裕數粒  
量帛不資其餘他人阨窮溫飲與俱好義則榮知足不辱  
磨之友師俾自求福富貴利達天寔為之詔爾後人亦既  
有詔

宋故益州路諸州軍水陸計度轉運使直史館護  
軍賜紫金魚袋贈工部侍郎李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系出隴西成紀後為齊州金鄉人曾祖某祖某  
襲儒服恬晦不仕父某間居讀書教授鄉黨子弟無求於  
人人敬其有德累贈度支郎中公即度支之長子也幼聰  
警萬學有大志初七歲日持一卷書置几上若有所思羣

稚戲走不顧未晡已默記數言或問之頗曉大意度支異  
之曰大吾門必此兒也景德三年以明經中第釋褐為陳  
州司戶叅軍未幾丁度支憂終喪再調沂州沂水尉舉進  
士試禮部偶不入格公曰學行之上也安用虛名遂棄場  
屋以祖母喪去官服除授開封府考城縣主簿歲大飢朝  
廷貴尹擇良吏賑給尹狀公治行應旨公躬行饘粥授病  
者以藥朝暮數問勞如其家人得活者數千人相率謝公  
曰父母生我能脫吾死者主簿也世為牛馬以償不稱感  
泣再拜公鄉間由是知公者有仁術可用薦充大理寺詳  
斷官每議獄必平心定氣審閱數十然後麗法法一定慘  
惻終日得從輕議喜見顏色暇日一切罷造謁惟學不定



至與論天下事纒纒然忘倦皆愛其有廟廊之器而不知其為法吏也祥符中朝廷無事四方奏符瑞文士喜美翰墨圖繪太平公作祥源觀賦夸麗詆詭放蕩排騁幾數千言而卒之以法度并奏疏以獻上喜納之改太子中書通判棣州知達州事並山無井負致良苦公破竹架震泉注城中人不病汲尋遷棣州膠東之士喜誦數略文義公名郡之秀民日與講解執經坐堂上滿席因奏增歲貢朝廷從之自是棣之學者數倍他郡有大姦李翼挾貨長雄肆奪為不法陰拾吏短長掣其手使不得鉤植一日潛縛致庭下件責其罪黜竄遠方人聞之舉手加額嘆公神明歲終考課第一撰天聖策要四十篇奏於朝其言感慨切

直中事情愿急世用五穀絲枲以治飢寒仁宗愛其才召試舍人院賜進士第改屯田員外郎提點成都府路州獄代返擢三司度支判官上殿賜金紫出為江西路轉運使夏賊擾邊調度方窘公以本道羨錢二十萬助軍費賜詔獎諭移淮南未行徙兩浙數月除成都路遷工部郎中直祕閣會雅州有巨獄累挽數十人吏滋不決公夙駕馳險行五日至屬道已感疾至之日遂卒享年五十九公為部使者務從大體苛法急訊獄平恕不喜深致人罪而示已精明治財有本未嘗操數智培克以斂民怨前後兩使蜀人狎其愛訃聞官吏慟泣居民為之罷市公以愷悌待物而處已莊重故人樂其易親而畏其不可犯薦吏幾三百



員始疑其濶略無節後自州縣躡美官班班有名績時論稱其知人居家清儉不妄笑語不飲酒俸廩所餘不以入門內周之族姓之貧者而立嫁娶平生嗜好一寓之墳史有餘力必論事著書不以世不知自廢古今之治亂聖賢之出處強國又人治身修性其言易知與道同貫至於涉世應事得喪悲樂吟咏情性發於所感寬而不迫樂而不怨有古詩人之作焉凡論策章奏為卷若干雜文古風律詩為卷者若干續而藏之異日諸子曰大人請治資產公推續示之曰懷此待價利不貲能行吾言當如吾不負汝後三十年子孫泣官行已皆有能名通朝籍者二為郎者三舉於鄉者連以文藝中第公之言益念一時名士大夫

遊公之門者多在高位范蜀公鎮石公揚休皆有衣時從公講學後致身禁從為時名臣獨奔走四方以死命也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之原公娶扶風馬氏宜家有令德先公四年卒男四人長曰羣終國子博士次曰安郊社齋郎早亡曰焄古朝奉郎知成州曰象終右承議郎女一人早亡孫男十六人公壽公度並終虞部員外郎公約監處州松陽縣高亭場公淵公裕舉進士公祐以進士中第萊州萊陽主簿皆卒公濟進士出身隄州隄川縣尉公立公忠公才公敏未仕孫女十人長適秦州司理閻丘珪次適鼎損之次適張敦次適卞之美次適劉師文皆舉進士次適廣濟軍定陶主簿崔翰次適隄州司法魯永安次幼朝奉



君狀公行事求文於某晚進諫聞緒餘敢不從命謹考次  
先後為之銘曰 士孰不學簞鼓淺聞富哉李公涵養有  
源取之其身經世道民器大用狹而感子言歲不我與遺  
諸子孫餘波渾淪仕學滿門左陽之西為公兆阡人望松  
檟正其衣冠死亦腐骨為其人存命也不厚德名則尊始  
終業履有考斯文大書端首以覺後人

張純臣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仲原字純臣濟州鉅野人累世隱德不仕自  
君之父鼎始應科舉以行義聞君生數歲學為文章時有  
動人語諸老先生多稱之嘗夜讀書不寐其母為起燭滅  
戒之曰汝父饒於財獨一男子當資取如意無自苦君曰

學在致祿將以顯親也願從其志既冠舉進士隨計上試  
禮部不中居家治館籙厚禮知名士問學日益高明父得  
疾累年晝夜憂不交睫既弃養盡哀毀瘠終喪不窺門內  
一日盡舍其科舉所學慨然嘆曰祿不逮親吾將何求宜  
從吾所好即其居東南闢地種松竹中為大堂環壁架書  
邀致儔好論說終日時載酒相勞酒酣賦詩人競吐奇彈  
珠投壁磊落相射以此為樂人亦從之不厭也河朔大荒  
民流亡委幼弱道上君悉養於家飲哺澣沐與吾兒等方  
春物色父母歸之餓者踵死枕藉相屬募人斂收藏以大  
冢羅食物吊享之名浮屠氏用其法咒誦解拔以絕祟厲  
士貧乏無所依飲食居室隨所須必具間假求折券不問



至有閱歲月不能去者敬勞如初平生好聚書不計所償  
撥拾數千卷指以示諸子曰吾為汝曹得良產其利不貲  
非金玉守無替汝力晉魏以來迄於今以詩名世者凡百  
餘家往往成誦至啓手足時口不能吟猶囁嚅自喜所為  
詩僅五百篇刻意杼柚非一日故雅麗清遠多古人不到  
處嗚呼可謂一鄉之良士也元符三年五月十七日以疾  
終享年五十鄉人皆傷之將有治命語家人曰吾先君欲  
改卜高原葬我大父未幾寢疾泣以付我嘗恐奄忽先君  
語為恨無窮不幸疾苦逮今彌年甫畢大事若有神助死  
生命也又何憾焉娶錢氏武肅王之曾孫治內有法後君  
五年而亡子男五人曰紳三班借職曰詢曰績曰綱鄉貢

貢進士曰紹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翟光弼次適鄉貢進  
士王彤一在室諸孫二十二人男曰彥輔彥忠彥正彥和  
彥遠彥常彥聖彥誠彥珪彥回彥覺彥臨彥能女九人並  
幼崇寧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呂村諫議鄉之原并  
錢氏祔焉從先兆也昔君之父就養子立無他昆弟遊滕  
下逮君年未四十子孫已十數人歲時拜堂上鴈鷺行進  
退士族相語以為盛事初間居不復筮士有相好者告曰  
君才過人冀及壯時拔身取高位何為泯沒閭巷笑而不  
答後鄉人去仕官奔走四方稍稍重名爵憂憊疾疾老甚  
者顛預流落殆不能活妻子君方幅巾林下嘯吟驚睨較  
其利害得喪然後服君之高大父以貲其家獨君數散施



寢失生事家人為憂益自信甚篤自君之卒子孫皆力學  
執經庠序者數人其一升辟雍為貢士借使昔日侈居養  
無一毫惠善及物士大夫過門不入後生輩無所睹聞靡  
靡怠惰至於辱身敗門戶不能如今日自好無疑此又知  
其賢於眾人遠矣將葬其子紳來乞銘於予予與君晚同  
塲屋君之父又兄弟遊也知君尤詳為之銘曰 有美斯  
人兮好修滔滔不願浮我舟館籩奉客日為遊圖書潤屋  
後世謀起羸掩露吾隱憂黃金禍人無久留千首不見東  
諸侯從吾所好非所求天寔抑之夫何尤有泉在淵滿則  
求前日種耘後日收魚網之藏其可休

仁壽縣君蘭氏墓誌銘

夫人姓蘭氏其先開封人左藏庫副使宗道女嫁供備庫  
副使木公封仁壽縣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十五日卒於寢  
舍享年七十一夫人性明惠遇事有識取乎中義動有儀  
矩閨門內外雍容調一而無間言事其夫尤敬未嘗忤詞  
色木氏族大無世賢夫人既歸於其家婚姻之助出奩中  
物無一毫閉啓踈服之貧者撫存尤渥不繼輒脫簪珥與  
之察其意得而後已供備君方謀葬考妣不幸病且卒夫  
人曰人子之恨莫大於此使長夜不瞑者未亡人之罪也  
傾其篋為錢二十萬卜得其地於祥符縣栢榆之原奉姑  
舅以葬並其夫從之負土徒跣以助封築行路嗟惻平居  
出納有度儉以自處冠婚祭祀飲食服用不謀於人而皆



以時具仕者屬於官學者強於業女即其工婦修其職各  
爨之賤各運其勞而不知化嗚呼夫人之德可謂賢矣不  
幸長子早卒哭之甚哀寢疾累月越明年秋疾作如故名  
諸子從致喪具親舉佛事衣衾之制手自紉綴疾寢亟告  
諸子曰吾寢居守節幾二十年綱紀家事一日必葺惟恐  
貽乃父地下憂汝等方壯而立且復有子矣吾順化無憾  
然克孝克和以續厥宗猶有望於汝也言竟而逝以其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舉其柩歸於供備君之壙禮也子男四  
人長曰彥輔右侍禁監鄆州都作院先夫人卒次曰彥國  
彥常彥弼皆舉進士女一人適右班殿直杜士宣孫男三  
人曰詵曰諤曰說皆幼孫女六人長適三班借職路扶次

適進士柴貽序餘在室余事夫人為小功尊而蒙愛尤厚  
知本末甚詳故為之銘曰 夫人之德是母婦師內明外  
正不介以私於義能果需然克施孤孀立家有養有歸所  
願既獲知死不疑木世風顯迨今則微惟德可作社祿俱  
依尚爾後人勿替爾思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第三十

墓誌表行狀五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壽安縣君卞氏墓誌銘

察推閣公行狀

趙知錄墓誌銘

張廣叔墓表

閣宗一墓誌銘

壽安縣君卞氏墓誌銘

夫人姓卞氏嫁為故比部郎中陳公仲孫之妻封壽安縣君元祐二年五月十五日以疾終其子以五年正月十九日葬夫人於齊州長清縣和平鄉千秋里潘封之原從比



部公之兆前葬狀其行求銘於予因其事為之銘曰予曹叔後在以勇聞壺晉侍中忠孝一門後家許昌仕宋滋顯震名能詩終督郵掾袁尚書郎咸太府卿贊計主漕以風力稱三世有庸善德垂裕是為夫人曾祖祖父夫人幼警姆傳不煩言動有度德容閒母多子男獨保女厚孰無姬妾願得為婦求儷君子以矢其音鳳皇鏘鏘盍歸于陳陳世大門屬有疎密揖柔惠恭好我如一治內有政如吏治官義不私己人無間言比部守綿民阻凶歲傾祿哺飢後日不繼請出奩具以收殆貧婦無外事我寧忍人旁孤無天覆護猶已冠筭聘婚備物如禮不幸中寡克艱於君四方田桑固有孽牙率食布蔬履儉時力弗謀於親有祭

有食以善教子子不廢食論世辨物需然士夫感疾告終命諸子侍汝父汝承不惰吾慰壽六十九物數所難天胡嗇斯而不百年寔生三年惟變冢嗣為州掾曹少官早世度敏為吏今於須句唐孝友聞始登薦書長女亦夭幼有良配齊之儒冠公輔周氏林林諸系綽有令姿二女稚孩五男學詩陳氏之先餘澤未匱夫人緝之其後必大清源之南體魄既歸邦人式瞻我母婦師里名千秋世籍厥祉亦既有孫孫復有子

察推閻公行狀

公姓閻氏諱某字某濟州鉅野人其先世見於歐陽文忠公所撰贈兵部侍郎曾祖某之神道碑祖某光祿少卿考



某贈衛尉卿公少喜讀書未就舉以光祿恩補太廟齋郎  
主濟州鄆城縣簿臨政明速嚴約束不妄笑語吏持文書  
取取進退庭廡肅如也邑壤素膏沃屬歲大登勸民裒穀  
萬斛越明年旱災民不飢多賴公以活改京兆司理叅軍  
故相晏元獻公以年位持重罕出治府事僚吏稟白遣親  
校報可否小人因緣紉閑中外擅移事莫敢與辭公庭叱  
之堅請入見因從容請元獻公曰朝廷倚尚書勲德鎮方  
面執事之吏欲日望風采承教命以布威惠今使之慙冠  
斂版聽指顧於小校其如人望何元獻公曰微君孰教我  
翌日語坐客閻君骨梗有識異日不可量遂薦於朝太師  
潞國文公繼領旄鉞會邊邑小警須輕車數百乘期令頗

急議者惶畏公以術致三日而足潞公愛其才每異禮  
之鄆縣有富民甯勝酌酒馭人知其必死紹里人張存日  
是嘗惡言詬汝今可逞存不察馭之致<sub>也</sub>縣索賊版存  
以告吏受賕具其獄上於府存不能自明公測知之

卒正其罪或有譽公者公曰出一人死非以邀陰惠但理  
官之責當如是耳治獄平反皆此類也遷光州軍事推官  
秩滿將改官坐簽書不當出兩資舟調洋州觀察推官以  
治平且年五月十二日卒於官舍享年四十六始衛尉弃  
諸子婦人王性行嚴正躬自教率仕官皆有立公尤以篤  
孝聞衆兄卒事寡嫂盡禮嫂亡育其孤如己子族人亦不  
辨也在仕十年所至有聲上官多薦其才若元獻公潞公



彰德太師王公皆深相知不幸坎壈未究所施遽禠其壽  
非命也夫初娶孫氏繼室夫人任氏故叅政安惠公之姪  
孫男一女一男某舉進士女適某官某孫男三人曰某曰  
瑤曰瑾

趙知錄墓誌銘

君諱滋字道卿其先趙之平棘人後三世塋滏陽從其族  
居焉曾祖昉太子中舍祖盛太子中舍贈都官郎中父祐  
殿中侍御史三司戶部判官以鯁亮通給為時名臣慶歷  
中弃養京師君年十二護其喪以歸毀如成人以待御遺  
表恩授太廟齋郎起家深州安平生薄民力薄歲役河上  
多竄避違約束令數以累去君時并饒陽郡分人謂君少

怯必敗事遇功休無一人私遺者歡乎從君以太守晁公  
仲約始器君為可用薦於朝遷蜀州錄事叅軍永康有重  
囚具獄上君疑其寃白守請勿治守怒曰吏敢以私意變  
獄耶君曰特不敢妄殺人耳會部使者始至引訊不服者  
君造前輒分明之叱君立庭下時天大寒故不問君徐曰  
奉法無狀願付吏以先屬部使者知不可屈出濫繫者三  
十餘人調淮陽司錄叅軍到官丁永寧縣君母氏憂遂家  
於下邳服除授湖州歸安主簿歲大水田里被害資藉高  
者安鄉白給得以時訴免常賦窮下轉徙失期會幸而復  
業里胥追責如數君邀令行境上閱寔錄未免者請於州  
州達於轉運司使者罪令丞姑息虧公上非法當劾時李



公擇知州事喜君強直為君報曰縣為朝廷申惠澤不可  
効竟如所請官滿授漢州錄事參軍將行謂其家人曰吾  
老矣安能俯仰上官眉睫耶蓬廬豆粥以終天年吾所願  
也竟不行侍御公先葬滏陽負大河歲苦沮洳改卜於下  
邳新安里葬云吉歲月或逆未幾君得疾且有治命名諸  
子曰死吾所歸獨先隴未安恐終不得瞑無以逃塚訟汝  
輩勉之無吾罪翌日遂卒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也  
君四娶張氏孫氏晁氏晁為東州望族夫人即比部郎中  
仲闕之女以其家法治內甚宜皆先君卒朱氏仁淑善安  
恤其孤男四人舉進士曰崇厚曰崇烈曰崇德曰世雄世  
雄力學早亡崇烈大觀初以行藝貢為辟雍生後君十七

年卒女二人長適進士朱訓次適進士朱仁美君幼奇穎  
通左氏春秋博覽史傳務曉大意間為小詩以陶寫情性  
為人個儻明給內外洞達人初未知一聽其言不復自外  
情臆赴人急難如救焚溺嘗以事抵京師繫舟河次夜聞  
哭而哀者訪之乃船商載泉上供者河水五千日糧既絕  
行者不保皆竊取散去謂君曰吾非死無以塞責念家在  
遠鄉寄哀一別君聞之惻然曰倒無橐中冀得五百千可  
紓君之急勉自持廬社在目中矣商得之悉償於官遂以  
無罪去旅食安業坊舉子楊澤與君同巷流落不得歸有  
小人誣澤負百千訟於官拘守甚窘忽暮夜來歸君一見  
知非見窮者乃潛脫之與同載歸涕泣愧謝君曰吾非俠



也特哀君之窮耳君自有命故吾謀得行吾何與焉後五年澤登丙科來訪君而已亡矣水部郎王諤被召已促駕妻病亟將委其家以去告君曰吾兒弱萬一失所恃恐不能葬將如何君曰此吾責也弟行無恤數日果卒君時亦卧疾匍匐以往親為理凶事皆如禮遊士無託每衣食之客至飲酒笑歌徹旦家事有無不問也嗚呼正色屈人好義能勇如君不可多得不幸無勢以行其志數見於里閭之小節然亦中材所慕薄夫鄙人畏而化者也崇厚將以某年某月日葬君於新安自侍御而下六喪同舉奔走四方以經大事余昔從君遊最久又喜君之有子也為之銘曰剛決不詭可以任大事振急如己可以惠百世天不

携其志誰毀誰譽曰放以譽其窮於天而薄於人者歟悲夫

張廣叔墓表

士困於習俗契於蹇淺泊汨遂弃於常塗者久矣為能擇賢士大夫從其所教篤好而力行之以自奮於一時亦豪傑之志也南陽張寓字廣叔世為徐州古豐人六世祖太子賓客諱延庶晉天福間徙居金鄉子孫家焉曾祖肅淳化中為監察御史敢言事以亮直聞未四十而謝事家居士論稱其高祖改隱德不仕喜飲酒尤工為詩與石曼卿為忘年交父孝綽累試進士不中聚書教子弟慷慨氣決輕施重義往來多顯人母杜豐氏縣令期之女繼室韓氏



君即杜所生也五歲讀退之進學解再過成誦初志學極意墳史兵部侍郎王公汾布衣時從先府君游館於其家每挾疑以請問詰有理王公竒之曰東州不乏名士此兒吾所畏也縣令河南李公育博洽能文有盛名於時君執子弟禮日造其門求所以學為古文之要李公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出處則有義命存焉司馬遷劉向揚雄制作之淵源也思則得之君踐服其言造適益遠矣既冠四預鄉書連服內喪十年不得隨計紹聖四年春御試賜進士出身未調歸省屬幼弟卧病親省方藥調飲餌不暇食息惟恐貽親憂未幾告卒君曰吾父年益高不幸有愛子之傷安可去庭闈自今不復言仕笑暇日負几杖奉板輿周覽

家園為具有醴名賓客行觴賦詩君雍容曳綵衣庭下再拜為壽鄉人榮之一日府君曰老人之情重去鄉里懷婚友笑語汝能盡孝以致養所樂多矣汝不聞得祿遇親古人所喜使吾坐官舍食太倉粟露息上餘賜時見貴人未知教子之報亦自幸也君始有赴調之行既及國門感疾而卒享年三十五凡鄉人之嘗與交士大夫知其名者多矣莫不傷之娶吳氏定州法曹靖之女男一人曰翊好學有立志女孫一人以元祐七年十月十二日葬於金鄉縣進樂鄉白茅村之原君性明俊外晦詳整自重不妄取友論古今從容中理文詞簡潔不求富艷二三讀輒益見微意施於事業未易量也嗚呼崑岡有玉其大盈尺可以禮



上帝降福祥迨琢既成俄折墮地一歎而置天之生物果何如哉此非人之所可知者若夫器質文行之美則余能知之敢表其寔以誌來世

閻宗一墓誌銘

閻氏世為鄆人自六代祖寶佐唐莊宗取常山以功封太原王周廣順二年改鄆州之鉅野鄆城為濟州今為濟州人濟之諸閻皆王後也君諱某字宗一曾祖某光祿寺少卿祖某楚州錄事參軍父某宣德郎致仕公少聰警特立讀書能強記人與論事或不中理遽面質之問詰不少屈嘗謂男子之志事無難者自斷不疑可也治平間朝廷以詩賦造士學者或困於所習君方從師授聲律竊笑之曰

此女功組織之事耳試操筆為之點綴百餘言皆瀏亮中節中節終不甚好也性至孝就養唯謹家事巨細經強記不見所闕有所須必時至門外之親問有變故不以告惟恐傷其意少有疾或過事不悅左右俯仰問省調適必起居如常時歡笑語然後旁頤却立移就食息里 稱之凡三試禮部不中元祐五年始擢進士第授濟州鉅野主簿先是宣德君有別業在滏陽晚年尤寄意泉石因卜居焉雖得其好而墳墓之國未嘗忘也君既歸賀者塞門置酒堂上奉觴再拜曰不肖子違負慈訓淹致養之日幾二十一年危得一命効官有日將奉版輿東歸志願足矣願上千歲壽惟大人無辭坐客勸侑相屬宣德君意甚歡徑醉觀



者指日榮之某月日將赴官感疾甚亟願謂從子閔曰命也奈何汝既知所立矣無墮吾志二子孤弱為我教之無使不類吾死無憾後幾日卒里人聞之訃訃而至皆前日之客也既傷君之不幸又復念宣德君之憂無已也哭之甚悲嗚呼斗升之祿豈能供一朝之養而七十之老反有哭子之哀天之報施復何賴焉雖然陰陽之理各生於所極不甚廢則不甚與盛衰之道也君既有子矣為善之力竟將誰歸娶某氏男某某皆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鄉閔來乞銘為之銘曰 盡孝以事親祿未及酬而殞厥身誰其尸之為此不仁尚克有悔以貽後人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之三十



右李樂靜集三十弓關逢泥灘病月既望日假同郡李方赤所藏謙牧堂寫本錄出東武錫識









書屋校鈔書籍



